

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間路綫 参 考 資 料

(第 一 輯)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間路綫 参 考 資 料

(第一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1958年·北京

**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
参 考 资 料
(第一辑)**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1—1017册

135,000字

统一书号: 11011·25

定价(6): 0.55元

編 者 說 明

本書供本校中共黨史系的教師和學員研究中國革命史和批判資產階級政治思想時參考。

本書依照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同歷史時期分為四輯。本輯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時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有關資料。

本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批判中間路線的有關資料，其中有中國共產黨的宣言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還有其他共產黨人的文章，這些文件有許多已選編在別的資料書中，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也有“毛澤東選集”出版，因此，我們僅僅印了幾篇尚未被選編的文章，其餘的只列目錄，未印全文。第二部分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他們創辦的刊物所發表的言論。除了黨的宣言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外，所有文件都是按發表的時間先後編排的。

有些文章因篇幅過長或內容與本書無關，我們採取了“摘錄”的辦法；刪略部分都以“……”標出。

書中所有的着重點符號都是原來有的，有的文章因着重點符號過多，我們把它刪略了。

因編輯時間匆促，選的資料不夠廣泛和不够充實，而且難免有錯誤和不當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和提供有關資料，以便我們修改和增補。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室

1958年3月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毛澤东：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3月）

（見“毛澤东选集”，第1卷）

毛澤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見“毛澤东选集”，第1卷）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張（1922年6月15日）

（見“中国革命史参考資料”，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

（見“中国革命史参考資料”，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 * *

李大釗：再論問題与主义

（見“中国革命史参考資料”，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李 达：討論社会主义并質梁任公

（見“中国革命史参考資料”，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胡适等之政治主張与我們……………R …… 1

武力統一与联省自治——軍閥專政与軍閥割据……………和 森 …… 3

四派势力与和平統一……………蔡和森 …… 8

五卅交涉中之民众要求……………“热血日报”社論 …… 11

——謹防外交当局的狡謀

誰是敌誰是友？……………“热血日报”社論 …… 12

瞿秋白：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階級斗争

（見“中国革命史参考資料”，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见“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版)

第 二 部 分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	胡 适	16
联省自治虛置政府議	章炳麟	19
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	張东蓀	20
現在与將來	張东蓀	21
复張东蓀書論社会主义运动（摘录）	梁啓超	33
一个申說	張东蓀	40
对于中国共产派及其反对者的忠告	張东蓀	43
我們的政治主張	蔡元培、胡适等	45
起碼的政治主張	“时事新报”社評	49
我的歧路	胡 适	51
分治与統一商榷書（摘录）	丁燮林等	55
上海各团体發表廢督裁兵宣言（1922年7月）		59
筑路养兵意見書（摘录）	全国商会联合会	61
联省自治与軍閥割据	胡 适	62

——答陈独秀

国际的中国	胡 适	67
我們还主張召集各省會議	胡 适	72
我們最后的希望	高一涵	74
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摘录）	楊杏佛	76
我們該怎样应付上海慘杀事件？（摘录）	梁啓超	79
赶紧組織“会审凶手”的机关啊！（摘录）	梁啓超	82
五卅案交涉与根本問題（摘录）	“国聞周报”社評	83
高調与責任（摘录）	丁文江	84
对于滬汉事件的感想	胡 适	87

——对中国少年衛国团的演講

甘地动机与馬克斯动机	張东蓀.....	90
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稿录)	戴季陶.....	93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書导言	戴季陶.....	97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稿录)	戴季陶.....	98
怎样对赤俄?怎样对帝国主义?	勉 己.....	109
我对于政治上的一般主張	梁啓超.....	115

(“国产之保护及獎勵”一文的第一节)

列宁忌日——談革命 (稿录)	志 摩.....	118
資本主义与中国之將來 (稿录)	楊杏佛.....	122
蔡子民先生归国后之言論		124
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蔣介石宣明态度	“国聞周报”社論.....	127
劳工运动	“国聞周报”社論.....	128
武汉工潮感想	“晨报”社論.....	129
告国民党同志并告全国国民 (稿录)	戴季陶.....	132
时局之归宿	“大公报”社評.....	135
論国民革命唯一之路	孙 科.....	137
党与民众运动	汪精衛.....	140
我們要建設怎样的国家 (稿录)	汪精衛.....	143
主义与政策	汪精衛.....	148

* * *

武汉分共之經過 (稿录)	汪精衛.....	149
--------------------	----------	-----

——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演講——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書的重刊序言	戴季陶.....	153
中国民族唯一的生路	戴季陶.....	155
布尔色維克与軍国主义	戴季陶.....	158

第一 部 分

胡适等之政治主張与我們

R

胡适蔡元培也公然發表政治主張了！

餓死事小，失节事大，本是最違反人性的話（也是聖人故意矯正人性的話）。一个人的生活，或其所賴以生活的事业，或其生活欲，如屢受不可堪的压迫，但令其人不肯听天由命，沒有不想把支配生活的政治或經濟，或其他，来自己处置的。近年中国的教育是不是已被压迫到几乎不能繼續的程度？所以至此，最显著的因緣当然在政治，那末，靠教育吃飯的人，逢政治表面略有可为之机，公然出而發表政治主張，又何足怪？

所以胡适等現在之想參予政治原是当然之事，在这一層，他們的活動实無可非議。所可非議的，不在其来主張，乃在其所主張，不在其活動，乃在活動的方向。

他們的主張与活動方向，总而言之，不外趁機改良，無根本不可变的主張，而随机会迁化，不察病源，早晨头痛，早晨医头，晚上脚痒，晚上又来治脚。这个，我們实不屑細論。我們今当簡單明白告大家以四事。

第一、一个人或一階級的政治主張，总是为其人、其階級自身的生活利害而發。胡适等是知識階級的人，即靠知識生活的人，倘其主張能成功，他們的生活与事业固然应能得安了，大学校長，大学教員，

固然可以因此越發作得穩了，以医学博士为职业的人固然可以从此更能显揚其职业了。可是至于一般小民，至于农工，生活如何，則犹难必，不但不能必其利，至少一部分必且要适得其反，根本原因即在士紳与农工生活方法不同。知識階級历来是資本階級(靠資本生活的)的附庸，必不敢过于得罪資本階級，利害如何能与农工小民相容？曉得这个，职业非大学校長、大学教員、医学博士的人，如也要生活得安，还非出自作主張不可，你們如但能助人呐喊，你們必落得百劫不复！

第二、胡适的根本主張不外好政府。大家想想，他这所謂好政府，是不是能更好于美、英、法、日、德的政府？便令其理想不止于此，然充其办法条件所及，所得的是否能逾于此？这当不难一言而决。便令胡适与其朋友的好政府真能得到，必不过与今日美、英等政府是一丘之貉。这等政府，不但现状，便其趋向，便其可能，大家当已明見了。在这等政府之下，劳动階級(靠自家劳动生活的)，养活人而治于人的人，还不是同样的生活不能得安。我們究何取于此？我們究何取为“打这个不必要的尖”而弛人前进之心？

第三、他們主張好政府，他們主張优秀分子結合抵抗惡勢力。一个日报曾問以优秀分子怎样才敢結合？自我們看来，今日中国政治之坏，并不在有优秀分子不能結合，而实在并無几个优秀分子，并無几个好人(如慎重，說無几个，事实也許并一个也無)。就令有几个像煞的优秀分子，似乎的好人，能力也都欠缺得厉害，如果真有好而能的人，政治决不会糟到这个地步。既然如此，主張好政府而唯現成的优秀分子是賴，究何異于空中筑樓閣？

第四、他們的主張如此了，我們自己怎么样？我們的主張，自信比他們的切实得多。我們并不立时主張什么好政府，我們主張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訓練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他們要求好政府，他們并不能实现好政府，我們見共产党之必要，我們自己就可組織共产党。有人必說：“無好政府，不容共产党之發生。”是的！美国政府，自美国留學生看来，越还下

得去罢？然而竟不容許共产党。俄“沙”也未尝容許过共产党，然而强有力的共产党竟能成立，因之而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空前革命，又賴其力，維持至今，根基日固。共产党是劳动階級的代表，是劳动階級的先驅，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許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張的，因此決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共产党的人必須是劳动階級或同化于劳动階級的，必須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須了然于同階級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認除此共同的利害，別無利害，必須对于現世的惡，誓死不相容。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須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讓，造成坚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

（原載“少年”杂志①，第2号，1922年9月1日出版）

武力統一与联省自治——軍閥 專政与軍閥割据

和 森

一 亂源的分析

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經濟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經濟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侶。中世紀末，封建制度既成为新兴資本主义大企业的桎梏，所以被桎梏的資產階級便起来推翻封建而建筑近世的民主政治。

因为資本主义的东侵，民主革命的潮流自然也要随着波及东方被侵略民族的弱国和經濟落后国。故中国在国际資本帝国主义数十年严重压迫之下，便發生了“改革内政以圖自强”的革命运动。

然国内农业手工业的經濟基础虽日被压迫，日見崩坏，国际資本帝国主义却不容許其起一种强大普遍的变化，因而經濟地位上强有

① “少年”杂志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編印的刊物。——編者。

力的革命階級沒有形成，不過少數覺悟的革命黨，憑借飽受外國刺激的外埠華僑勢力，奮鬥不息，勉強完成辛亥革命罷了。

故中華民國，乃是革命階級羽毛未豐，將就封建的舊支配階級勢力，與之調和妥協而後苟且成立的。這樣一來，更加以國際帝國主義扶植舊勢力以圖自便的捧袁空氣之壓迫（當時捧袁外論，英美主之，壓力極大，對於民黨吹毛求疵的疑懼或詆毀，極力製造中國非袁則亡，則惹干涉，則不被承認等空氣。）及全國還無革命意識的小資產階級和平、統一、妥協等傾向之鼓蕩，自然新政權不得不完全落於封建的軍閥與官僚之手。由此就形成十年以來軍閥專政和軍閥割據的封建殘局。自帝制，復辟，以至今後假名統一與聯治之爭，那一役不是根源於未曾解除武裝而且反為新統治之主人的封建余孽呢？

所以今日不但直、奉、皖各系軍閥為前清遺下的北洋派之嫡系；就是川、湘、滇、粵等經過民主革命領域的新軍閥，也是在這封建政治的殘留局面之下孳乳出來的。

由此，我們可正確的肯定中國亂源：在封建的舊勢力之繼續；而不在胡適之先生那種新發明的“統一”史觀（看“努力”十九號）！我們要高聲說：他那種牽強皮相的分析是很謬誤的。

二 封建殘局下的政治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十年以來的內亂與戰爭，既不是“南”“北”地域之爭，又不是“護法”與“非法”之爭，更不是“統一”與“分離”之爭；乃是封建的舊支配階級與新興的革命階級之爭。這樣的階級戰爭，發生於一定的經濟情形和國際情形之下，誰也不能否認。假使經濟地位上的革命階級早已成長，假使國際帝國主義不忌革命黨統治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那末，十年之中民主革命總可完成，把舊支配階級解除武裝而退處於無權。這樣，則中國現狀早已上了民主政治軌道，由新支配階級來制定憲法，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都是容易解決的事體，何至釀成內亂與戰爭？只緣新舊支配階級同時並立，舊

勢力反占優勢而握得政權，所以元二年間總統制，內閣制，中央集權，地方分權，以及同意權之爭，才成為北洋派與國民黨爆裂的導火綫。所以這些政制上的爭執，不過為內亂的導火綫而已，新舊勢力之不能兩立，才是內亂的真實根源。

所以要國體政體確定，非先確定新舊兩階級的勝負不可，要靠妥協、調和來立國定政，乃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舊勢力完全推翻革命，解除革命階級的武裝，封建政治才能完全恢復；也只有新勢力完全制勝反革命，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不然憲法制定也是無效的，政制修明也是徒然的，換過說，新舊階級的地位沒確定，死文字的規定，不能發生作用。

國家政權，系建築在階級抵抗上面，為這階級用以統治別階級的機關，只能屬於一個支配階級而不能有兩。若一國有新舊兩個勝負未分的支配階級同時存在，各據政權或武力以相抗，則其現象必為內亂與戰爭，或妥協苟安之局，而其政治，必為半新半舊非駢非馬的東西。所以中國現在這種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舊兩階級的爭鬥，還沒有達到決定時候的反映。

由此可以斷定：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切政治問題，不是創法改制可以解決的，換過說，就是非繼續革命，完全打倒軍閥，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不能解決。

三 軍閥所要的統一與聯治

假使民主革命成功，民主政治有確立之可能時，政治上的單一制與聯邦制，不過為憲法上一個容易解決或修訂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現在橫在我們之前，則完全為另外一回事。力能進取的軍閥，便倡武力統一，或主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吳）；僅能自保或希圖自保的軍閥，便倡聯省自治或籌備制省憲，舉省長（如川滇）；同一軍閥，進攻時宣布武力統一，退守時宣布聯省自治（如奉張）；位置動搖時改稱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趙）；又如湘趙最初之因首鼠兩

端而宣布省自治，粵陳之想王廣東，反對北伐而主張聯省自治……凡此種種，無非是封建的殘局之下，軍閥專政，軍閥割據的必然現象和趨勢。所以統一派的軍閥最忌聯治，聯治派的軍閥最忌統一，換過說，就是為帝者不願眾建為王，為王者不願奉人為帝，或則為帝不成而思王，為王不願而思帝，完全為軍閥間一種鬥劇。

可是在這樣武人主倡的聯省自治說之下，却激起一部分政論家和智識者“將就現狀”“因勢利導”的贊同，認為是解決時局的惟一方針。最近胡適之先生在“努力”十九號發表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他註定聯邦運動的作用為“增加地方實權，使地方能充分發展他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他更找得與軍閥作戰和推翻軍閥的工具為省議會。這不可不說是聯省自治論中的大進步。

但我要明白告訴適之先生：你這種英國式的議會政策用在政治問題解決後——即封建的軍閥被推翻後——是有点作用的，若用來解決政治問題乃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在軍閥沒有鏟除的時代，省議會無法免掉他們的製造、強奸、蹂躪和壓迫，如此而可望充分發展地方的潛勢力，來和軍閥作戰，來推翻軍閥嗎？故適之先生當承認：你這種和平改良的議會政策，原先想借議會來推翻軍閥，結果只有軍閥推翻議會，這是武人政治下的必然律，証以過去現在的事實，沒有人可以否認的。

適之先生一若承認過去為法治而不為武人政治，故將督軍總司令權力擴張之原因歸於地方之無“權”；又若承認今後也為法治而非武人政治，故主張賦地方潛勢力以合法的“權”，使之到省議會里面去與軍閥作戰，并“大胆”肯定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在聯省自治。但我們也可以大胆告訴適之先生：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

四 中國唯一的出路

中國政治的亂源既然在軍閥，所以現在根本的問題不在政治而

在怎样推翻軍閥，換過說，就是怎样革命。若忘記現狀——封建殘局——以為改變一種政制就可以止亂定國，那末，不將亂源嫁于政制，便將政制認為是止亂的方法。胡適之先生便完全犯了這種錯誤。在今日而討論未來的政制可以說是無病呻吟，毫無意義，若討論現實的政制，則決不能置現狀于不顧。所以現今的政治問題既非勢必成為割據的聯省自治所能解決，又非北洋正統的武力統一所能奠定，惟一的出路，只有貫徹民主革命。在現狀未完全打破之前，地方政權不能脫離軍閥之手，中央政權也不能脫離軍閥之手，所以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強有力的革命黨；不是武力的統一，但是革命的統一。我們既不夢想一個將就現狀或超越現狀的憲法來統一，更不夢想大批軍閥來統一；我們惟望結合偉大的革命群眾的勢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勢力來統一。統一的目的要建築在大多數貧苦群眾的幸福和全國被壓迫民族的對外獨立之上，才能夠真正的統一。

自來一班與群眾隔離的政治家或政論家，他們簡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認有群眾的勢力。所以他們不謀勾結或利用舊勢力便想求助於外國帝國主義者；不是發表些蔑視群眾，謾罵工人兵士的怪議論，便是想出些上不靠軍閥下不靠民眾的智識者的紙老虎或烏托邦。所以革命數十年，議論世載：上不能破壞舊軍事組織解除軍閥的武裝而反使封建殘局孳乳延長；下不能將革命潮流普及於全國最深最廣大的群眾喚起浩大不可抵禦的革命勢力，而坐失了許多可以擴大興奮的宣傳運動之機會。每每失敗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轍，縈情於現成的勢力及不可得到的外力幫助而不能自己，致使可以膨脹的革命潮常常因而收縮，乃反蔑視群眾無力，或誣群眾麻木，不知真正為群眾的利益而奮鬥而革命，群眾未有不感發興起的。這些都是真有改革精神之政治家政論家所應急於覺悟而改變的。可是現象不然，或則仍然夢想借外力以廢督裁兵，或則仍然夢想聯合几派現存的勢力來統一，或則夢想改變一些紙上的制度來和平改良。夠了！這些過去都已試驗了，現在須得覺悟起來罷！大家試想想，不要以為除革命外還有別的出路，不

要以为革命沒有办法，假使能將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去求助于群众；假使能把一部分工夫去做違法的工作，破坏旧軍事組織和紀律，激起兵士們的自覺心；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裝的自衛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裝或工人全副武裝，那末，民主革命沒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沒有不崩倒的。

（选自“向导周报”，第2期，1922年9月20日出版）

四派勢力与和平統一

蔡 和 森

本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先生發布和平統一宣言，略謂：“文于往年八月十五日發表宣言，对于国事主張使护法問題完成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对于粵事主張討伐叛国禍粵之陈炯明……今者討賊諸軍已逐去陈逆而戡定粵局，則障碍既除，建設斯易，文于撫輯將士及綏靖地方外，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进行……曩者法統之复亦可为时局一大轉捩，誠得西南护法諸省监护匡助以底于成，此时之中国当已入于法治之軌；徒以陈逆叛变，护法政府中断，而北京政府所为遂致任情而未及徹底，且以毀法之徒謬托于恢复法統，国会糾紛及今未解，而于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廢督諸大端，反言行相違，不复稍应其求，而增兵备战之消息乃囂且塵上……今之大病固在执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誠心，而国中实力諸派，利害不同，莫相調剂，亦其致此之緣故。試举今日国内勢力彼此不相攝屬者辜較計之，可別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护法諸省。此四派之实际利害果何以冲突，亦自难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誠布公，使率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为天职，則統一之实不难立見。又今为救国危亡計，拟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期以四派相周旋以調节其利害。在統一未成以前，四派暂时划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約，以企統一之成。倘蒙各派領袖諒解斯言，文当

誓竭綿薄，尽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統一期于实现。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有謂須俟統一始可議及裁兵者，此未免为怙乱之談。何者？兵不裁則無和平，無和平則難統一……裁兵办法可以坐言起行者，其綱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現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領贊成后全体签名，敦請一友邦为佐理，筹画裁兵方法及經費，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有債权人并全国农工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諸公朝贊，則夕可商諸施行……統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財政实业教育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發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其为統一則永久而非一时，精神而非形式，国人同奋于法律范围之內，而無特殊势力之可虞……。”

我們从文字上分析上列宣言，可得五个要点：（一）中山認為調和四派势力可以立刻实现中国永久而非形式的統一，即所謂拟用和平方法来圖統一；（二）中山以周旋于四派之間調节其利害自任；（三）調节其利害的入手方法，为四派暂时划疆自守各不相侵，內部之事各不干涉；（四）統一之先决条件为和平，和平之先决条件为裁兵，主張用兵工政策，来裁全国現有兵数之半；（五）主張敦請一个友邦为裁兵的佐理，并举行裁兵借款，債权人有参与监督用途之权。

直系奉系院系是什么东西？是前清遺留和外力扶植的封建势力。西南势力是什么东西？除了现在还忠于革命的領袖外，都是由封建殘局孳乳出来的新軍閥。（参看本报①第二期“武力統一与联省自治”）关于統一問題，我們早就从事实上理論上論証过：“政治上的統一，显然不是混合或調和各大軍閥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須經過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傳与行动，只与軍閥謀統一，結果只有上当”；关于和平問題，我們認為十一年以来民主与封建之爭的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階級的武裝未解除，北洋派領袖至今因其武力而承襲政权，所以我們屡次高声肯定，用和平方法去与軍閥謀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須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軍事組織，由民众武裝去

① 指“向导周报”，下同。——編者。

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我们这种肯定是科学的归纳过去十一年的事实之肯定，不如此，和平统一是無望的。现在即使调和四派势力的政策能告成功，结果至多不过是维持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如划疆自守各不相侵……），换过说即依然是不统一不和平的局面。我们从纯客观的事实观察，从阶级斗争和国际的眼光观察，中国统一的形式只有两样：一是维持现状的封建的协调于内外势力范围的（如联省自治等形式）统一；一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族的统一。前样的统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需要的；后样的统一是中国被两重压迫的人民所需要的。换过说，前样的统一，中国人民应拚命反对；后样的统一，中国人民应拚命促成。现在中山的政策是促成前一种的统一呢，还是促成后一种的统一呢？从这点推论，我们不能不说中山现在调和四派势力的和平统一政策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危险！

我们固然知道小资产阶级和平空气还布满全国，人民左袒革命的还属极少数；我们固然知道国民党此时若继续北伐等军事行动将惹起商民的误解和畏避；但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大革命并不是要国民党纯粹建立在军事行动上，（参看本报第九期“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也不是要国民党只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不去领导种种零零碎碎的民众运动和政治要求（如裁兵运动等，参看本报第十五期“革命党的‘否认’病”）；我们乃是要国民党建立在有系统之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的群众宣传上面；我们不是空想的忽略实际的革命家，对于一时还不能根本推翻的军阀和至今还不感觉革命需要的商民，并不反对用一种适当的政策去证明武人怙乱之下的和平企图之不可能；但我们反对国民党离开革命的地位而以周旋于四派军阀间的调人自处；我们更反对国民党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友邦”（或美或日）来合作中国的内政，因为这样一来不仅犯了与军阀妥协的毛病，而且犯了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近的嫌疑。

像中山这样太右的和平妥协政策，在上年六月和八月间发表还不失为稍有意义，因为那时全国商民更是死气沉沉，一面又梦想黎元洪“鱼电”的骗局或能实现。现在民间空气就比较的不同了，纵然商人